

古  
今  
小  
說

忠神還濟見  
張以去陽金





遠望平陽幾千里  
不知何日到家鄉

第八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惟結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那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日紛紛，追攀送謁無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拜舞猶弟兄。一聞微利已交惡，况復大難肯相親。君不見當年竿左稱死友，至今史傳高其人。

這篇詞名爲結交行，是歎末世人心險薄，結交最難。平時酒杯往來，如兄弟，一遇風大的事，纔有些利害，相關便爾，我不相顧了。真箇是酒肉弟兄，千箇有

蘇州人尤  
其可恨

落難之中無一人，還有朝兄弟暮仇敵，纔放下酒杯，出門便彎弓相向的。所以陶淵明欲息交，稽叔夜欲絕交，劉孝標又做下廣絕交論，都是感慨世情，故爲忿激之譚耳。如今我說的兩箇朋友，却是從無一面的，只因一點意氣上相許，後來患難之中，死生相救，這纔算做心交至友，正是

說來、貢禹冠塵動

道破荆卿劍氣寒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宰相代國公郭震，字元振，河北人。氏有姪兒郭仲翔，才兼文武，一生豪俠尚氣。四繩墨，因此沒人舉薦他。父親見他年長無成，寫

了一封書教他到京參見伯父求箇出身之地元候  
諫曰大丈夫不能投魏科登上第致身青雲亦當如  
班超傅介子立功異域以博富貴若但借門第爲階  
梯所就豈能遠大乎仲翔唯唯適邊報到京南中洞  
蠻作亂原來武則天娘娘革命之日要買噶人心歸  
順只這九溪十八洞蠻夷每年一小犒賞三年一大  
犒賞到玄宗皇帝登極把這犒賞常規都裁格了寫  
此羣蠻一時造反侵擾州縣朝廷差李蒙爲姚州都  
督調兵進討李蒙領了聖旨臨行之際特住相府辭  
別因而請教郭元振曰昔諸葛武侯七擒孟獲但服

李蒙  
理姚州  
理姚州

其心不服其力將軍宜以慎重行之必當制勝舍姪  
郭仲翔頗有才幹今遣與將軍同行俟破賊立功庶  
可附驥尾以成名耳即呼仲翔出與李蒙相見李蒙  
見仲翔一表非俗又且當朝宰相之姪親口囑托怎  
敢推委即署仲翔爲行軍判官之職仲翔別了伯父  
跟隨李蒙起程行至劍南地方有同鄉一人姓吳名  
保安字永固見任東川遂州方義尉雖與仲翔從未  
識面然素知其爲人義氣深重肯扶持濟拔人的乃  
修書一封特遣人馳送於仲翔仲翔拆書讀之書曰  
吳保安不肖幸與足下生同鄉里雖缺展拜而慕仰

實受而求  
斥之而反  
存以克讓  
人解得

有日以足下大才，輔李將軍以平小寇，成功在旦夕耳。保安力學多年，僅官一尉，僻在劍外，鄉關夢絕。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恐厄選曹之格限也。稔聞足下分憂急難，有古人風。今大軍征進，正在用人之際，儻垂念鄉曲，錄及細微，使保安得執鞭從事，樹尺寸於幕府，足下丘山之恩，敢忘銜結。

仲翔玩其書意，歎曰：此人與我素昧平生，而驟以緩急相委，乃深知我者。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與之出力，寧不負愧乎？遂向李崇誇獎吳保安之才，乞徵來軍中效用。李都督聽了，便行文帖到遂州去，要取



方義尉吳保安爲管記纔打發差人起身探馬報  
賊猖獗逼近內地李都督傳令星夜趨行來到越州  
正遇着蠻兵搶擄財物不做準備被大軍一擡都四  
散亂竄不成隊伍殺得他大敗全輪李都督恃勇招  
引大軍乘勢追逐五十里天晚下寨郭仲翔諫曰蠻  
人貪詐無比今兵敗遠遁將軍之威已立矣宜班師  
回州遣人宣播威德招使內附不可深入其地恐墜  
詐謀之中李蒙大喝曰羣蠻今已喪膽不乘此機掃  
清溪洞更待何時汝勿多言看我破賊次日拔寨都  
起行了數日直到烏蠻界上只見萬山疊翠草木蒙

取百天夫

遂鐘有誌

州之地州

以還乃六

詔開類之

祖小說特

托名耳

李棠亦作

度

葺正不知那一條是去路李棠心中大疑傳令暫退  
平衍處屯扎一面尋覓土人訪問路徑忽然山谷之  
中金鼓之聲四起蠻兵滿山遍野而來洞主姓蒙名  
細奴邏手執木弓藥矢百發百中驅率各洞蠻酋穿  
林渡嶺分明似鳥飛獸透全不費力唐兵陷於伏中  
又且路生力倦如何抵敵李都督雖然驍勇奈英雄  
無用武之地手下爪牙看看將盡歎曰悔不聽郭判  
官之言乃為犬羊所侮拔出靴中短刀自刺其喉而  
死全軍皆沒於蠻中後人有詩云

馬援銅柱標千古

諸葛旗臺鎮九溪

何事唐師皆覆沒

將軍姓李數偏奇

又有一詩專咎李都督不聽郭仲翔之言以自取敗  
詩云

不是將軍數獨奇

懸軍深入總堪危

當時若聽還師策

總有羣蠻誰敢窺

其時郭仲翔也被擄去細奴邏見他丰神不凡叩問  
之方知是郭元振之姪遂給與本洞頭目烏羅部下  
原來南蠻從無大志只貪圖中國財物擄掠得漢人  
都分給與各洞頭目功多的分得多功少的分得少  
其分得人口不問賢愚只如奴僕一般供他驅使所

柴割草飼馬牧羊若是人口多的又可轉相買賣漢人至此十箇九箇只願死不願生却又有蠻人看守求死不得有恁般苦楚這一陣廝殺擄得漢人甚多其中多有有職位的蠻酋一一審出許他寄信到中國去要他親戚來贖獲其厚利你想被擄的人那一箇不想還鄉的一聞此事不論富家貧家都寄信到家鄉來了就是各人家屬十分沒法處置的只得罷了若還有親有眷那移補湊得來那一家不想借貸去取贖那蠻酋忍心貪利隨你孤身窮漢也要勒取好絹三十疋方准贖回若上一等的憑他索詐烏

羅聞知郭仲翔是當朝宰相之姪，高其贖價，索絹一  
千疋。仲翔想道：若要千絹，除非伯父處可辦。只是關  
山迢遞，怎得寄箇信去？忽然想着吳保安是我知己，  
我與他從未會面，只爲見他數行之字，便力薦於李  
都督，召爲管記。我之用情，他必諒之。幸他行遲不與  
此難。此際多應已到姝州，誠央他附信於長安，豈不  
便乎？乃修成一書，逕致保安書中，具道苦情及烏羅  
索價詳細。倘未固不見遺棄，傳語伯父，早來見贖，尚  
可生還。不然生爲伴囚，死爲蠻鬼，未固其忍之乎？未  
固者，保安之字也。書後附一詩云：

箕子爲奴仍異域

蘇卿受困在初年

知君義氣深相憫

願脫征騶學古賢

仲翔修書已畢，恰好有箇姚州解糧官被贖放回，仲翔乘便就將此書付之。眼盼盼看着他人去了，自己不能奮飛，萬箭攢心，不覺淚如雨下。正是

眼看他鳥高飛去

身在籠中怎出頭

不題郭仲翔蠻中之事。且說吳保安奉了李都督文帖，已知郭仲翔所薦雷妻房張氏和那新生下未週歲的孩兒在遂州住下。一主一僕飛身上路，趕來姚州。赴任間，知李都督陣亡消息，喫了一驚，尚未知仲

古今小說

吳保安

翔生死下落不免畱身打探恰好解糧官從蠻地放  
回帶得有仲翔書信吳保安拆開看了好生凄慘便  
寫回書一紙書中許他取贖畱在解糧官處囑他覩  
便寄到蠻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囊便望長安進  
發這姚州到長安三千餘里東川正是箇順路保安  
逕不回家直到京都求見郭元振相公誰知一月前  
元振已薨家小都扶柩而回了吳保安大失所望盤  
纏罄盡只得將僕馬賣去將來使用覆身回到遂州  
見了妻兒放聲大哭張氏問其緣故保安將郭仲翔  
失陷南中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要去贖他爭奈自家

無力使他在窮鄉懸望我心何安說罷又哭張氏勸止之曰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你如今力不從心只索付之無奈了保安搔首曰吾向者偶寄尺書卽蒙郭君垂情薦拔今彼在死生之際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負之不得郭回誓不獨生也於是傾家所有估計來止直得絹二百疋遂撇了妻兒欲出外爲商又怕蠻中不時有信寄來只在姚州左近營運朝馳暮走東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喫粗糲雖一錢一粟不敢妄費都積來爲買絹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滿了百疋就寄放姚州府庫眠裏夢裏只想着郭仲翔



三字連妻子都忘記了，整整的在外過了十箇年頭，剛剛的湊得七百疋絹，還未足千疋之數，正是

離家千里逐錐刀

只爲相知意氣饒

十載未償螢洞債

不知何日慰心交

話分兩頭，却說吳保安妻張氏，同那幼年孩子，孤孤恹恹的住在遂州，初時還有人看縣尉面上，小意兒周濟他，一連幾年不通音耗，就沒人理他，家中又無積蓄，捱到十年之外，衣單食缺，萬難存濟，只得并送幾件破家火，變賣盤纏，領了十一歲的孩兒，親自開路，欲往姚州尋取丈夫。吳保安夜宿朝行，一日只

或謂大仁  
二字一

或謂大仁  
二字一

或謂大仁  
二字一

或謂大仁  
二字一

或謂大仁  
二字一

或謂大仁  
二字一

走得二日十里比到得戎州界上盤費已盡計無所

出欲待求乞前去又含羞不慣思量薄命不如死休

看了十一歲的孩兒又割捨不下左思右想看看天

晚坐在烏蒙山下放聲大哭驚動了過往的官人那

官人姓楊名安居新任姚州都督正頂着李蒙的缺

從長安馳驛到任打從烏蒙山下經過聽得哭聲哀

切又是箇婦人停了車馬召而問之張氏手攬着十

一歲的孩兒上前哭訴曰妾乃遠州方義尉吳保安

之妻此孩兒卽妾之子也妾夫因友人郭仲翔借沒

鑾中欲營求千疋絹往贖棄妾母子久住姚州十年

不遇音信妾貧苦無依親往尋取糧盡路長是以悲  
泣耳安姑暗暗歎異道此人真義士恨我無緣識之  
乃謂張氏曰夫人休憂下官添任姚州都督一到彼  
郡卽差人尋訪尊夫夫人行李之費都在下官身上  
請到前途館驛中當與夫人設處張氏收淚拜謝雖  
然如此心下尚懷惶惑楊都督車馬如飛去了張氏  
母子相扶一步步抵到驛前楊都督早已分付驛官  
伺候問了來歷請到空房飯食安置次日五鼓楊都  
督起馬先行驛官傳楊都督之命將十千錢贈爲路  
費又備下一輛車兒差人夫送至姚州晉淵驛中居

住張氏心中感激不盡正是

好人還遇好人救 惡人自有惡人磨

陽公下分  
好官如命  
則在此人

且說楊安居一到姚州便差人四下尋訪吳保安下落不三四日便尋着了安居請到都督府中降階迎接親執其手登堂慰勞因謂保安曰下官常聞古人有死生之交今親見之足下矣尊夫人同令嗣遠來相覓見在驛舍足下且往暫叙十年之別所需絹疋若干吾當爲足下圖之保安曰僕爲友盡心固其分內奈何累及明公乎安居曰慕公之義欲成公之志耳保安叩首曰旣蒙明公高誼僕不敢固辭所少尚

百令小說

良保堂

六

三分之一如數卽付。僕當親往蠻中贖取吾友。然後與妻孥相見。未爲晚也。時安居初到任。乃於庫中檢借官絹四百疋。贈與保安。又贈他全副鞍馬。保安大喜。領了這四百疋絹。并庫上七百疋。共一千一百之數。騎馬直到南蠻界。只尋箇熟蠻往蠻中通話。將所餘百疋絹盡數托他使費。只要仲翔回歸。心滿意足。足正是。

應時還得見

勝是岳陽金

却說郭仲翔在烏羅部下。烏羅指望他重價取贖。初時好生看待。飲食不缺。迺了一年有餘。不見中國人。

來講話烏羅心中不悅把他飲食都裁減了，每日一食着他看養戰象，仲翔打熬不過，思鄉念切，乘烏羅出外打圍，拽開脚步，望北而走。那蠻中都是險峻的山路，仲翔走了一日一夜，脚底都破了，被一般看象的蠻子飛也似趕來，捉了回去。烏羅大怒，將他轉賣與南洞主新丁蠻爲奴，離烏羅部二百里之外。那新丁最惡，差使小不遂意，整百皮鞭，鞭得背都青腫，如此已非一次。仲翔熬不得痛苦，捉箇空又想逃走。無奈路徑不熟，只在山凹內盤旋，又被本洞蠻子追着了，拿去獻與新丁。新丁不用了，又賣到南方一洞去。

一步遠一步了，那洞主號菩薩蠻，更是利害曉得郭仲翔屢次逃走，乃取木板兩片，各長五六尺，厚三四寸，段仲翔把兩隻腳立在板上，用鐵釘釘其脚面，直通板內，日常帶着二板行動，夜間納土洞中，洞口用厚木板門遮蓋，木洞蠻子就睡在板上看守，一毫轉動不得，兩脚被釘處常流膿血，分明是地獄受罪一般，有詩爲證：

身賣南蠻南更南

土牢木鎖苦難堪

十年不達中原信

夢想心交不敢禪

却說熟蠻領了吳保安言語來見烏雞，說知求時郭

仲翔之事烏羅曉得絹足千疋不勝之喜便差人往南洞轉贖郭仲翔回來南洞主新丁又引至菩薩蠻洞中交割了身價將仲翔兩脚釘板用鎚鉗取出釘來那釘頭人肉已久膿水乾後如生成一般今番重復取出這疼痛比初釘時更自難忍血流滿地仲翔登時悶絕良久方醒寸步難移只得用皮袋盛了兩箇蠻子扛擡着直送到烏羅帳下烏羅收足了絹疋不管死活把仲翔交付熟蠻轉送吳保安收領吳保安接着如見親骨肉一般這兩箇朋友到今日方纔識面未暇叙話各睜眼看了一看抱頭而哭皆疑以



爲夢中相逢也。郭仲翔感謝吳保安，自不必說。保安見仲翔形容憔悴，半人半鬼，兩腳又動掙不得，好生淒慘。讓馬與他騎坐，自己步行。隨後同到姚州城內，回復楊都督。原來楊安居曾在郭元振門下做箇幕僚，與郭仲翔雖未廝認，却有通家之誼。又且他是箇正人君子，不以存亡易心。一見仲翔不勝之喜，教他洗沐過了，將新衣與他更換，又教隨軍醫生醫他兩腳瘡口，好飲好食，將息不勾。一月平復如故。且說吳保安從蠻界回來，方纔到普潮驛中，與妻兒相見。初時分別兒子尚在襁褓，如今十一歲了，光陰迅速未

免傷感於懷楊安居爲吳保安義氣上十分敬重  
每對人誇獎又寫書與長安貴要稱他棄家贖友之  
事又厚贈資糧送他往京師補官凡姚州一郡官府  
見都督如此用情無不厚贈仲翔仍留爲都督府判  
官保安將家人所贈分一半與仲翔留下使用仲翔  
再三推辭保安那里肯依只得受了吳保安謝了楊  
都督同家小往長安進發仲翔送出姚州界外痛哭  
而別保安仍留家小在遂州單身到京陞補嘉州彭  
山丞之職那嘉州仍是西蜀地方迎接家小又方便  
保安歡喜赴任去訖不在話下再說郭仲翔在蠻中

公人品  
十於其  
其時得  
三原上奇  
以授兵不  
以二人也

馬得財

日久深知款曲，蠻中婦女儘有姿色，價反在男子之下。仲翔在任三年，陸續差人到蠻洞購求年少美女，共有十人，自己教成歌舞，鮮衣美飾，特獻與楊安居。伏侍以報其德，安居笑曰：「吾重生高義，故樂成其美耳。」言及相報，得無以市井見待耶？仲翔曰：「荷明公仁德，微軀再造，特求此蠻口奉獻，以表區區朋公若見辭，仲翔死不瞑目矣。」安居見他誠懇，乃曰：「僕有幼女，最所鍾愛，勉受一小口爲伴，餘則不敢如命。」仲翔把那九箇美女，贈與楊都督帳下，九箇心腹將校，以顯揚公之德。時朝廷正追念代國公竈功，要錄用其子。

經楊安君表奏故用郭震總兵仲翔始進諫於李蒙  
預知勝敗繼陷身於蠻洞備著堅貞十年復返於故  
鄉三載効勞於幕府蔭既可叙功亦宜酌於是郭仲  
翔得授蔚州錄事參軍自從離家到今共一十五年  
了他父親和妻子在家間得仲翔陷沒蠻中杳無音  
信只道身故已久忽見親筆家書迎接家小臨蔚州  
任所舉家歡喜無限仲翔在蔚州做官兩年大有聲  
譽陞遷代州戶曹參軍又經三載父親一病而亡仲  
翔扶柩回歸河北喪葬已畢忽然歎曰吾賴吳公見  
贖得有餘生因老親在堂方謀奉養未暇圖報私恩

今親歿服除，豈可置恩人於度外乎？訪知吳保安在宦所未回，乃親到嘉州彭山縣看之。不期保安任滿家貧無力赴京聽調，就便在彭山居住。六年前患了疫症，夫婦雙亡。藁葬在黃龍寺後隙地。兒子吳天祐從幼母親教訓讀書識字，就在本縣訓蒙度日。仲翔一聞此信，悲啼不已。因製線麻之服，暖絰杖步至黃龍寺內向塚號泣。具禮祭奠，奠畢尋吳天祐相見，卽將自己衣服脫與他穿了，呼之爲弟。商議歸葬一事，乃爲文以告於保安之靈，發開土堆，止存枯骨二具。仲翔痛哭不已。旁觀之人莫不墮淚。仲翔預製表

下線，裹二箇裝，保安大婦，骸骨又恐失了，次第欲裝時，一時難認，逐節用墨記下，裝入練囊，總貯一竹籠之內，親自背負而行。吳天祐道是他父母的骸骨，理合他駛來奪那竹籠，伸翔那背放下，哭曰：「永固爲我奔走十年，今我暫時爲之，負骨少盡我心而已。」一路且行且哭，每到旅店，必置竹籠於上，坐將酒飯，澆奠過了，然後與天祐同食。夜間亦安置竹籠，停當方敢就寢。自嘉州到魏郡，凡數千里，都是步行。他兩腳會紮釘板，雖然好了，終是血淋受傷，一連走了幾日，脚面都紫腫起來，內中作痛，看看行走不動，又立心不

要別人替力勉強捱去有詩爲證

醉思無地只奔喪

百骨徒行日夜忙

遙望陽平救千里

不知何日到家鄉

仲翔思想前路正長如何是好天晚就店安宿乃設酒飯於竹簾之前含淚再拜虔誠哀懇願吳未固夫婦顯靈保佑仲翔脚患頓除步履方便早到武陽經營塋事吳天祐也從旁再三拜禱到次日起身仲翔便覺兩脚輕健直到武陽縣中全不疼痛此乃神天護佑吉人不但吳保安之靈也再說仲翔到家就留

吳天祐同居打掃中堂設立吳保安夫婦神位買辦

之曰又說  
二本行  
是作功  
以相思  
亦從來  
順之報

衣衾棺槨重新殯斂自己庶孝一同吳天祐守墓受  
弓額匠造墳凡一切墓具照依先塋父親一般又立  
一道石碑詳紀保安棄家贖友之事使往來讀碑者  
盡知其善又同吳天祐廬墓三年那三年中教訓天  
祐經書得他學問精通方好出仕三年後要到長安  
補官念吳天祐無家未娶擇宗族中姪女有賢德者  
替他納聘割東邊宅院半讓 he 居住成親又將一半  
家財分給天祐過活正是

昔年爲友拋妻子

今日孤兒轉受恩

正是投瓜還得報

善人不負善心人



仲翔起服到京補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仲翔思  
念保安不已乃上疏其畧曰

臣聞有善必勸者固國家之典有恩必請者亦匹  
夫之義臣向從故姚州都督李蒙進禦蠻寇一戰  
奏捷臣謂深入非宜尚當持重主帥不聽全軍覆  
沒臣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困蠻賊貪利責緡還  
俘謂臣宰相之姪索至千疋而臣家絕萬里無信  
可通十年之中備嘗艱苦肌膚毀剔靡刻不淚牧  
羊有志射鴈無期而遂州方義尉吳保安適至姚  
州與臣雖係同鄉從無一面徒以意氣相慕遂謀

尋家可廢  
河況一官  
舉朝官  
與保安  
舉

曠臣經營百端，撤家數載，形容憔悴，妻子饑寒，臣  
巨於垂死之中，賜臣以再生之路，大恩未報，遽爾  
淹歿。臣今幸沾朱紱，而保安子天祐食糝懸鵝，臣  
竊愧之。且天祐年富學深，足堪任使，願以臣官讓  
之。天祐庶幾國家勸善之典，與下臣辭恩之義。一  
舉兩得，臣甘就退閒，沒齒無怨。謹昧死披瀝以聞。  
時天寶十二年也。疏入，下禮部詳議。此一事，關動了  
舉朝官員，雖然保安施恩在前也，難得郭仲翔義氣  
真不愧死友者矣。禮部爲此覆奏，盛誇郭仲翔之品  
宜破格俯從，以勵澆俗。吳天祐可試嵐谷縣尉，仲翔

原官如故。這嵐谷縣與嵐州相鄰，使他兩箇朝夕相見，以慰其情。這是禮部官的用情處。朝廷依允仲翔領了吳天祐告身一道，謝恩出京，回到武陽縣，將告身付與天祐備下，祭奠拜告兩家墳墓，擇了吉日，兩家宅眷同日起程，向西京到任。那時做一件奇事，遠近傳說，都道吳郭交情，雖古之管鮑羊左，不能及也。後來郭仲翔在嵐州，吳天祐在嵐谷縣，皆有政績，各陞遷去。嵐州人追慕其事，爲立雙義祠，祀吳郭仲翔。里中凡有約誓，都在廟中禱告，香火至今不絕。有詩爲證。

頻頻握手未爲親

臨離方知意氣真

試看郭吳真義氣

原非平日結交人

第八卷

隱居  
文士  
竹  
石  
山





第九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官居極品富千金

享用無多白髮侵

惟有存仁并積善

千秋不朽在人心

當初漢文帝朝中，有箇寵臣，叫做鄧通，出則隨輦，寢則同榻，恩幸無比。其時有神相許負，相那鄧通之面，有縱理紋入口，必當窮餓而死。文帝聞之，怒曰：富貴由我，誰人窮得？鄧通遂將蜀道銅山賜之，使得自鑄錢。當時鄧氏之錢，布滿天下，其富敵國。一日文帝偶然生下箇癩疽，膿血迸流，疼痛難忍，鄧通跪而吮之。

文帝覺得爽快，便問道：「天下至愛者何人？」鄧通答道：「莫如父子，恰好皇太子入宮問疾，文帝也教他吮那癰疽。太子推辭道：『臣方食鮮膾，恐不宜近聖恙。』太子出官去了。文帝歎道：『至愛莫如父子，尚且不肯爲我吮疽，鄧通愛我勝如吾子，山是恩寵俱加。』皇太子聞知此語，深恨鄧通吮疽之事。後來文帝駕崩，太子卽位，是爲景帝，遂治鄧通之罪，說他吮疽獻媚，壞亂錢法，籍其家產，閉於空室之中，絕其飲食。鄧通果然餓死。又漢景帝時，丞相周亞夫也有縱理紋在口，景帝忌他威名，尋他罪過，下之於廷尉獄中。亞夫怨恨不



食而死。這兩箇極富極貴，犯了餓死之相，果然不得善終。然雖如此，又有一說道是面相不如心相。假如上等貴相之人，也有做下虧心事，損了陰德，反不得好結果。又有犯着惡相的，却因心地端正，肯積陰功，反禍爲福。此是人定勝天，非相法之不靈也。如今說唐朝有箇裴度，少年時貧落，未遇有人相他，縱理入口，法當餓死。後遊香山寺中，於井亭欄干上，拾得三條寶帶，裴度自思：此乃他人遺失之物，我豈可負人利己，壞了心術，乃坐而守之。少頃間，只見有箇婦人啼哭而來，說道：老父陷獄，借得三條寶帶，要去贖罪。

偶到寺中盥手燒香遺失在此。如有人拾取可憐見還全了老父之命。裴度將三條寶帶即時交付與婦人。婦人拜謝而去。他日又遇了那相士。相士大驚道。足下骨法全改。非復向日餓草之相。得非有陰德乎。裴度辭以沒有。相士云。足下試自思之。必有拯溺救焚之事。裴度乃言還帶一節。相士云。此乃大陰功。他日富貴兩全。可預賀也。後來裴度果然進身及第。位至宰相。壽登耄耋。正是

面相不如心相准

為人須是積陰功

假饒方寸難移相

假草馬能享萬鍾

說話的你只道裴晉公是陰德上積來的富貴，誰知他富貴以後，陰德更多。則今聽我說義還原配這節故事，却也十分難得。話說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三年，裴度領兵削平了淮西反賊吳元濟，還朝拜爲首相。進爵晉國公，又有兩處積久負固的藩鎮都懼怕裴度威名，上表獻地贖罪。恒冀節度使王承宗、願獻德隸二州，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願獻沂密海三州。憲宗皇帝看見外寇漸平，天下無事，乃修龍德殿、凌龍首池，起承暉殿，大興土木。又聽山人柳泌合長生之藥，裴度屢次切諫，都不聽。佞臣皇甫鎛判度支，程异掌

鹽鐵專一刻剝百姓財物，名爲羨餘，以供無事之費。由是投了憲宗皇帝之意，兩箇佞臣並同平章事。裴度羞與同列，上表求退。憲宗皇帝不許，反說裴度好立朋黨，漸有疑忌之心。裴度自念功名太盛，惟恐得罪，乃口不談朝事，終日縱情酒色，以樂餘年。四方郡牧，徃徃訪覓歌兒舞女，獻於相府，不一而足。論起裴晉公那里，要人來獻，只是這班阿諛諂媚的，要博相國歡喜，自然重價購求。也有用強逼取的，鮮衣美飾，或假作家妓，或僞稱侍兒，遣人慇懃勤懃的送來。裴晉公來者不拒也，只得納了，再說晉州萬泉縣有一

轉展承承  
便做出虧  
心串穿了

人姓唐名璧字國寶曾舉孝廉科初任括州龍宗縣尉再任越州會稽丞先在鄉時聘定同鄉黃太學之女小娥爲妻因小娥尚在稚齡待年未嫁比及長成唐璧兩任遊宦都在南方以此兩下蹉跎不曾婚配那小娥年方二九生得臉似堆花體如琢玉又且通於音律凡簫管琵琶之類無所不工晉州刺史秦承裴晉公要在所屬地方選取美貌歌姬一隊進奏已有了五人還少一個出色掌班的聞得黃小娥之名又道太學之女不可輕得乃捐錢三十萬囑托萬泉縣令求之那縣令又奉承刺史遣人到黃太學家致

意黃太學回道已經受聘不敢從命縣令再三強求黃太學只是不允時值清明黃太學舉家掃墓獨留小娥在家縣令打聽的實乃親到黃家搜出小娥用肩與擡去着兩個穩婆相伴立刻送到晉州刺史處交割硬將三十萬錢撇在他家以爲身價比及黃太學回來曉得女兒被縣令劫去急往縣中已知送去州裏再到晉州將情哀求刺史刺史道你女兒才色過人一入相府必然擅寵豈不勝作他人箕箒乎況已受我聘財六十萬錢何不贈與汝婿別圖配偶黃太學道縣主乘其掃墓將錢委置某未嘗而受况止

三十萬，今悉持在此，某只願領女，不願領錢也。刺史拍案大怒道：「你得財賣女，却又瞞過三十萬，強來絮聒，是何道理？」汝女已送至晉國公府中矣。汝自作相府取索，在此無益。黃太學看見刺史發怒，出言圓賴，再不敢開口。兩眼含淚而出，在晉州守了數日，欲得女兒一見，寂然無信，歎了口氣，只得回縣去了。却說刺史將千金置買異樣服飾，寶珠瓔珞，粧扮那六個人，如天仙相似，全副樂器，整日在衙中操演，直待晉國公生日將近，遣人送去，以作賀禮。那刺史費了許多心機，破了許多錢鈔，要博相國一個大歡喜，誰知

有保知位  
少知作夜  
棄本

小人胡底  
斬

相國府中歌舞成行。各鎮所獻美女，也不計其數。這六個人只湊得開熱相國那里，便看的眼裏留在心裏。從來奉承儘有折本的，都似此煩有詩爲證。

割肉割膚買上權

千金不吝備吹彈

相公見慣渾閒事

羞殺州官與縣官

話分兩頭，再說唐璧在會稽任滿，該得升遷。想黃小娥今已長成，且回家單姻。然後赴京，未遲當下收拾宦囊，望萬泉縣進發。到家次日，就去謁見岳父黃太學。黃太學已知爲着姻事，不等開口，便將女兒被奪情節，一五一十備細的告訴了。唐璧聽罷，呆了半晌。



咬牙切齒恨道大丈夫浮沉薄宦至一妻之不能保  
何以生爲黃太學勸道賢婿英年才望自有好姻緣  
相湊吾女兒自沒福相從遭此強暴休得過傷懷抱  
有誤前程唐璧怒氣不息要到州官縣官處與他爭  
論黃太學又勸道人已去矣爭論何益况干碍裴相  
國方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倘失其歡心恐於賢婿  
前程不便乃將縣令所留三十萬錢擡出交付唐璧  
道以此爲圓婚之費當初宅上有碧玉玲瓏爲聘在  
小女身邊不得奉還矣賢婿須念前程爲重休爲小  
挫以誤大事唐璧兩淚交流答道某年近三旬又失

此良偶琴瑟之事終身已矣。蝸名微利誤人之本。從此亦不復思進取也。言訖不覺大慟。黃太學也還痛起來。大家哭了一場。方罷。唐壁那里肯收這錢去。還自空身回了。次日黃太學親到唐壁家。再三解勸。掇他早往京師聽調。得了官職。然後徐議良姻。唐壁初時不肯。被丈人一連數日強逼。不過思量在家氣悶。且到長安走遭也好排遣。勉強擇吉買舟起程。丈人將三十萬錢暗地放在舟中。私下囑付從人道開船。兩日後方可稟知主人。拿去京中好做使用。討箇美缺。唐壁見了這錢。又感傷了一場。分付蒼頭。此是

黃家賣女之物，一文不可動用。在路不一日，來到長安。雇人挑了行李，就裴相國府中左近處，下箇店房。早晚府前行走，好打探小娥信息。過了一夜，次早到吏部報名，送歷任文簿查驗。過了回寓，喫了飯，就到相府門前守候。一日最少也楚過十來遍。住了月餘，那里通得半箇字。這些官吏們一出一入，如馬蟻相似，誰敢上前把這沒頭腦的事問他一聲。正是

侯門一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一日，吏部掛榜。唐壁投湖州錄事參軍。這湖州又在南方，是熟遊之地。唐壁也到歡喜，等有了告敕，收拾

行李雇喚船隻出京行到潼津地方遇了一夥強人自古道慢藏誨盜只爲這三十萬錢帶來帶去露了小人眼目惹起貪心就結夥做出這事來這夥強人從京城外直跟至潼津背地通同了船家等待夜靜一齊下手也是唐璧命不該絕正在船頭上登東看見聲勢不好急忙跳水上岸逃命只聽得這夥強人亂了一回連船都撐去蒼頭的性命也不知死活舟中一應行李盡被劫去光光剩箇身子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被打頭風

那三十萬錢和行囊還是小事却有歷任文簿和那

告教是赴任的執照也，失去了，連官也做不成。那  
那一時真箇是控天無路，訴地無門，思量我直恁時  
乖連蹇，一事無成，欲待回鄉，有何面目；欲待再往京  
師，向吏部衙門投訴，奈身畔並無分文盤費，怎生是  
好？這里又無相識借貸，難道求乞不成，欲待投河而  
死，又想堂堂一軀，終不然如此結果，坐在路傍，想了  
又哭，哭了又想，左算右算，無計可施，從半夜直哭到  
天明，喜得絕處逢生，遇着一個老者，携杖而來，問道  
官人爲何哀泣？唐壁將赴任被劫之事告訴了一遍。  
老者道：原來是一位大人失敬了，舍下不遠，請那步

則箇老者引唐璧約行一里到于家中，重復叙禮。老者道：「老漢姓蘇，兒子喚做蘇鳳華，見做湖州武源縣尉，正是大人屬下。大人往京，老漢願少助資斧，即忙備酒飯管待，取出新衣一套，與唐璧換了，捧出白金二十兩權充路費。」唐璧再三稱謝，別了蘇老，獨自一個上路，再往京師舊店中安下。店主聽說路上喫虧，好生凄慘，唐璧到吏部門下，將情由稟。那吏部官道是告敕文簿盡空，毫無巴鼻，難辨真偽。一連求了五日，並不作准。身邊銀兩都在衙門使費去了。回到店中，只叫得苦。兩淚汪汪的坐着，納悶只見外面

一人約莫半老年紀，頭戴軟翅紗帽，身穿紫綉衫，提帶皂靴，好似押牙官模樣，踉跄店來，見了唐璧，作了揖，對面而坐，問道：「足下何方人氏？到此貴幹？」唐璧道：「官人不問猶可，問我時，教我一時訴不盡心中苦情，說未絕聲，撲簌簌掉下淚來。」紫衫人道：「尊意有何不美，可細話之。或者可共商量也。」唐璧道：「某姓唐名璧，晉州萬泉縣人氏，近除湖州錄事參軍，不期行至潼津，忽遇盜劫，資斧一空，歷任文簿和告敕都失了，難以之任。」紫衫人道：「中途被劫，非問足下之事，何不以此情訴知吏部，重給告身，有何妨礙？」唐璧道：「幾次京

求不蒙憐准。教我住兩難。無門懇告。紫衫人道。當朝裴晉公。每懷惻隱。極肯周旋。落難之人。足下何不。去求見他。唐壁聽說。愈加悲泣。道。官人休題起裴晉公三字。使某心腸如割。紫衫人大驚。道。足下何故。而出此言。唐壁道。某幼年定下一房親事。因屢任南方。未成婚配。却被知州和縣尹用強奪去。湊成一班女樂。獻與晉公。使其壯年無室。此事雖不出晉公。然晉公受人諂媚。以致府縣爭先獻納。分明是他拆散我。夫妻一般。我今日何忍復往。見之。紫衫人問道。足下所定之室。何姓何名。當初有何為。聘唐壁道。姓黃。名



小娥聘物碧玉玲瓏見在彼處紫衫人道某卽晉公  
親友得出入內室嘗爲足下訪之唐壁道侯門一入  
無復相見之期但願官人爲我傳一信息使他知我  
心事死亦瞑目紫衫人道明且此時定有好音奉報  
說罷拱一拱手踱出門去了唐壁轉展思想懊悔起  
來那紫衫押牙必是晉公親信之人遣他出外探事  
的我方纔不合議論了他幾句頗有怨望之詞倘或  
述與晉公知道激怒了他降禍不小心下好生不安  
一夜不曾合眼巴到天明梳洗罷便到裴府窺望只  
聽說令公給假在府不出外堂雖然如此仍有許多

林抄好傳

文書來往內外奔走不絕，只不見昨日這紫衫人等。了許久，回店去喫了些午飯，又來守候，絕無動靜。看天晚，眼見得紫衫人已是謬言失信了，嗟歎不數聲，淒淒涼涼的回到店中，方欲點燈，忽見外面兩個人，似令史粧扮慌慌忙忙的走入店來，問道：「那一位是唐壁？蔡軍說得唐壁躲在一邊，不敢答應。」店主人走來問道：「二位何人？」那兩個人答曰：「我等乃裴府中堂吏，奉令公之命來請唐壁軍到府講話。」店主人指道：「這位就是唐壁。」只得出來相見了，說道：「某與令公素未遠講，何緣見召？」且身察裴軍豈敢唐突堂吏道。

令公立等，參軍休得推阻，兩個左右腋扶着，飛也似跑進府來，到了堂上，教參軍少坐，容某等稟道：「令公却來相請兩個堂吏進去了，不多時，只聽得飛遶出來，復道：令公給假在內，請進去相見。」一路轉灣抹角，都點得燈燭輝煌，照耀如白日一般。兩個堂吏前後引路，到一箇小小廳事中，只見兩行紗燈排列，令公角巾便服，拱立而待。唐壁慌忙拜伏在地，流汗浹背，不敢仰視。令公傳命扶起道：「私室相延，何勞過禮？便教看坐。」唐壁謙讓了一回，坐於旁側。偷眼看着令公，正是昨日店中所遇紫衫之人，愈加惶懼，捏着兩把

為人須寫  
做我安得  
過此等人

汗低了，眉頭鼻息也不敢出來。原來裴令公開時常  
在外面私行耍子，昨日偶到店中，遇了唐壁回府去，  
就查黃小娥名字，喚來相見，果然十分顏色。令公開  
其來歷，與唐壁說話相同，又討他碧玉玲瓏看時，只  
見他緊緊的帶在臂上。令公甚是憐憫，問道：你丈夫  
在此願一見乎？小娥流淚道：紅顏薄命，自分永絕，見  
與不見，權在令公。賤妾敢自尊，令公點頭教他且  
去。密地分付堂候官備下資裝千貫，又將空頭告敕  
一道，填寫唐壁名字。差人到吏部去查他前任履歷，  
及新授湖州參軍文憑，要得重新補給，件件完備。後

請唐壁到府。唐壁滿肚慌張。那知令公一團美意。當日令公開談道。昨見所話誠心惻然。老夫不能杜絕。餽遺以致足下久曠琴瑟之樂。老夫之罪也。唐壁離席下拜道。鄙人身遭顛沛。心神顛倒。昨日語言冒犯。自知死罪。伏惟相公海涵。令公請起道。今日頗吉。老夫權爲主婚。便與足下完婚。薄有行資千貫奉助。聊表贖罪之意。成親之後。便可于飛。赴任。唐壁只是拜謝。也不敢再問赴任之事。只聽得宅內一派樂聲。嘹唳。紅燈數對。女樂一隊。前導幾個押班。老嫗和養娘輩簇擁出。如花如玉的黃小娥來。唐壁慌欲躲避。老

嬖道請二位新人就此見禮。養娘鋪下紅袍，黃小娥和唐璧做一對兒立了，朝上拜了四拜，令公在傍答揖。早有肩輿在廳事外伺候，小娥登輿，一逕擡到店房中去了。令公分付唐璧速歸逆旅，勿誤良期。唐璧跑回店中，只聽得人言鼎沸，舉眼看時，擺列得絹帛盈箱，金錢滿篋，就是起初那兩個堂吏看守著，等等唐璧到來，親自交割。又有個小小篋兒，令公親判封的，拆開看時，乃官誥在內，復除湖州司戶參軍。唐璧喜不自勝，當夜與黃小娥就在店中，權作洞房花燭。

這一夜歡情比著尋常畢姻的，更自得意。正是

運去雷轟薦福碑

時來風送滕王閣

今朝婚宦兩稱心

不似從前情緒惡

唐壁此時有婚有宦，又有了千貫資裝，分明是十八層地獄的苦鬼，直升至三十三天去了。若非裴令公仁心慷慨，怎肯周旋得人十分滿足。次日唐壁又到裴府謁謝，令公預先分付門吏辭回，不勞再見。唐壁回寓，重理冠帶，再整行裝，在京中買了幾個僮僕，跟隨兩口兒回到家鄉，見了岳丈黃太學，好似枯木逢春，斷弦再續，歡喜無限。過了幾日，夫婦雙雙往湖州赴任，感激裴令公之恩，將沉香雕成小像，朝夕拜禱。

願其福壽綿延，後來裴令公壽過八旬，子孫蕃衍，人皆以爲陰德所致。詩云

無室無官苦莫論

周旋好事賴洪恩

人能步步存陰德

福祿綿綿及子孫